

著作者说

残荷秋影乡思长

□陈占敏

十五六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保卫土地》的文章，是发生在故乡的一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之间土地归属的纠纷。说起来是历史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也已成为历史。“历史”的形成原来是这样地习焉不察，不经意间，便成历史。

那一场故乡土地上的历史纠葛，回想起来好像无比遥远了。其实，它牵涉的历史也只是一个小孩子长成白发老者那么长的时间。说来也很简单，人民公社时期修水库致使河流上游的村庄被淹，土地失去。时过几年，要由下游受水库之益的村子一村村平推上去，割出土地，给上游被淹的村子。我们的小村被上级指定割让出村南最好的土地；而我们从村下游邻村割来的则是贫瘠的山地。村里的首领准备服从上级指令。乡亲们议论纷纷，也义愤填膺，怪自己的首领无能，不能够率领乡亲们打一场保卫土地的战争。大饥荒时期刚刚过去，土地、粮食就是生命。绝不能怪乡亲们不发扬风格，不能够饿死自己，让别人吃饱肚子！

自然，那一场保卫土地的战斗并没有打响。乡亲们眼睁睁地看着河流上游的人民公社社员来到自己的村南种庄稼，心里的创痛久久不能平复。

过了五十几年，当年村里的首领已经去世，没有人再指责他不带领乡亲们打一场保卫土地的战争了。跟他同龄的那一代人也如树叶飘零，大都走了。他们的远行结束了一个时代。比他们晚一代的人也已步入老年，恐怕很少有人还会记起那一场没有打响的保卫土地的战争了。智慧在所罗门王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一代代逝去又来的是

人，永远长存的是土地。土地没有归属感，无论曾经属于谁，还将属于谁，永远在那里，承载着万物，也承载着人类。历史，就在这厚德载物的土地上书写。不必一再地咏叹“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日月恒久，土地长存，生命的苍茫与土地的苍茫实为一体，生命的悲观和乐观都建基于此。

可是，土地真的会永远长存吗？还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城里的工厂为了不污染当地，迁到乡下建起来了。村子里的人家打开门，抬眼看看，能看到巨大的厂房像城堡压在原来耕种庄稼的土地上。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浓烈的异味散发出来，不可阻挡。自从第一座厂房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短短几年的时间，由县城向西几十里的公路两旁，厂房连着厂房，蔓延开来。家乡的土地上大肆修路，刨了果树，毁了农田，修起了通向厂房的宽广大路。

可是，刚刚修起来的大路，几天内又拉土盖上，据说有飞机拍了照片，上头要来查处了。然而，那些占去了土地的厂房没有扒掉，还是像城堡一样压在那里。拉了泥土盖上的大道过些日子还会扒去覆土，跑起车来。

没有人振臂一呼，率领失去土地的农民来打一场保卫土地的战争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也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对于土地的热爱，他们是新一代农民了。乡亲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乡亲们了。他们会抱怨，但不会愤慨；他们会骂娘，但不会呼号；他们会为一株果树的赔偿费去计较，但不会为一片土地的消失而奋争；他们“理得”而心不安，不安也不会如何。

失去的又岂止是土地。坐

上车西去或者东去，常常会有挖开的青山触目而来，这里那里都在爆破，挖开青山，砸成石子，运往城里，运往要建起钢筋水泥建筑的四面八方。还唱什么“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夕阳红过几度还会再红，青山却一座又一座不在了。不在了，就永久不在了。人，逝去了一代，还会有新的一代生起来；青山消失了，永远不会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山和土地远远不如人的生命力顽强和坚韧。土地，青山是那么脆弱，经不住折腾啊！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折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一轮又一轮地折腾，土地忍无可忍，才稍稍地发一发脾气，翻一翻身，动一动胳膊腿，那便是大地震、山体滑坡。人在这些灾害面前惊魂稍定，新一轮折腾又开始了。人呢，什么时候才能收一收心性，理智一些对待我们安身立命的土地呢？

我知道，关于土地的忧思还不是我写这“乡思三部曲”的全部初衷，我的忧思还要远为深广。土地之叹，生命之叹，岁月之思，历史之思……所有所有，综合起来，形成了这乡思万缕，愁绪满腹。我要为消失的土地立传，为逝去的生命立传，为过往的岁月立传。写作的间隙，回到家乡，在我曾经弯腰洒下过汗水的土地上流连再三，先民们开垦这片土地艰辛劳作的身影穿过了岁月的厚幕隐隐闪现，我仿佛听到了他们的警歎之声，暮色中小兽的啸叫也幽幽传来。那一切，不应该过去了就逝去了，湮没无闻。我把它们写下来，不只是为了一份纪念，也为了一种期盼。我的期盼正如残存的土地一样，草黄了又青起来，青青黄黄，黄黄青青，无穷尽也。

一场为古典本格展开的华丽辩论

□宗城

2020年，有一本小说成了日本推理界的重磅话题，围绕此书的两极化讨论，席卷了推理创作者、批评家和读者。此书并非东野圭吾、岛田庄司等名作家的手笔，却一举拿下了推理小说界的五项大奖，可谓日本近年来的现象级推理作品。它就是相泽沙呼的《心灵侦探城塚翡翠》。

《心灵侦探城塚翡翠》讲述了一个灵媒侦探的故事。它由一个大案件和三个穿插其中的小案件组成，设置很像社交推理类游戏“剧本杀”。它表面上是一部设定系作品，但读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次对古典本格的深情回望。这是一本得看到最后才会大呼有趣的小说，否则，读者可能会误认为它是一部三流设定系小说，毕竟此书的文笔宛如日本紫金陈，前三个案件的设定也只能说中规中矩，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颠覆做铺垫。

作者在此就像是一位厨师，面对的是一群喋喋不休讨要新奇设定和感官体验的食客。起初，他上了三道卖相俗套又吸引人的菜品，等到食客津津有味地吃完，急不可耐要最后一道大餐时，他说，你们不是要设定吗？不是要精彩吗？来！

他索性把餐桌掀个底儿朝天，心灵侦探陡然反转，古典本格重现耀眼光芒。小说最后部分昭示出推理小说家对今日阅读和批评氛围的愤怒以及对设定系小说流行的无奈。他认为，读者渴望看到新奇设定，而出版商和作者为了不被市场淘汰，便绞尽脑汁迎合读者，想出种种奇怪设定，却罔顾了推理的逻辑和耐心。《心灵侦探城塚翡翠》中相泽沙呼所做的是制造一个精彩的局，利用对设定系的颠倒，彰显古典本格的魅力与尊严。

这部小说值得推理写作者参考的，或许是如何把一个中规中矩的诡计，在精巧的结构包装下变成一部层次丰富的小说。元小说、日常推理、反讽叙事、致敬前辈经典的彩蛋，乃至作者与读者关系的层层推敲（解谜部分堪称推理小说家与读者的攻防），都使它具备了在当代流行又不失深刻的基因。

给一部小说挑毛病是很容易的，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例如它的人物塑造和语言本身就已经限制了天花板，但这部小说出色的地方又不容忽视，《心灵侦探城塚翡翠》不仅仅是一部打着设定系面目的反设定小说，也是一部面对推理小说本身的元小说，它之所以在日本大受欢迎，跟它回

应了推理小说创作本身的问题，同时替小说家和一些不满市场风气的资深文学读者好好出了一口恶气有关。它不是一部具有坐标意义的小说，但它至少表演了一场精彩的魔法秀，它所依赖的不是奇迹，而是观察、思考和持续的耐心。

说到底，《心灵侦探城塚翡翠》是一场为古典本格展开的华丽辩论。它的所有推理可以追溯到《福尔摩斯探案集》里夏洛克·福尔摩斯与华生的一次握手。福尔摩斯通过一次握手就推断出华生的身份，当华生将其惊为天人时，福尔摩斯只是冷静地说出了自己推理的逻辑链，这种效果恰如城塚翡翠所说：“略去中间过程，仅仅把前提和结论告诉听众，便可以产生这种魔法一般的戏剧效果。”而所谓的魔法，不过是缜密推理的结果，是在那些本已存在却极易被忽略的角落、那些属于日常的时刻。就像书中所说：“在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里，并不存在侦探。不会有任何人跳出来仔细嘱咐你：那里不大对劲，这个值得考虑，那个看起来怪怪的……我们在所生活的日常里应该去思考什么，觉得什么不对，都必须通过自己的眼睛来判断。”



本文作者庞洪锋的书橱一角

书橱一角

恋恋旧书

□庞洪锋

我家现在的书橱，身高143厘米，宽64厘米。老伴戏称：杨柳细腰的“袖珍小姐”。

那天，我为“袖珍小姐”照相，老伴凑过来，劝道：把那些旧书撤了吧，换好看些的，又不是没有。我冲老伴笑笑，摇摇头。

老伴说的旧书，是我1978年到1984年买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这套作品集是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评选出来的，像1980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获得的25910张选票里，有鄙人一票。我千方百计买获奖集，至今喜爱有加。1979年这本的扉页上写着：1982年9月购于东阿书店。那是回家看父母候车时，在一个旧书摊花5元钱买的。1982年这本的扉页上写着：1984年11月1日收到，邮购于上海文艺出版社。

岁月无情，它们已容颜改变，几乎脱相，可在我的心里，它们依然如醇酒清香，荡漾心头。隔三差五，我就抽出一本欣赏一番。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如周立波、王愿坚、茹志鹃、高晓声等，让我高山仰止，引为榜样；那一篇篇小说佳作，如《班主任》《西线轶事》《卖驴》《李顺大造屋》等，每每读来，总觉得脍炙人口，常读常新；那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如陈焕生、乔厂长、香雪、笨人王老大等，举手投足那么亲切，一言一笑那么自然，有的甚至像极了隔壁挚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这些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我得到精神享受，得到宝贵的教益；陶冶了情操，提高了修养，丰富了智慧，开拓了视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真是文学的兴盛时期，让我十分怀念和向往。以后，各地、各期刊的各种名目、各种类型的评奖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而像那样具有时代印记的优秀获奖作品集却很少见到了。

可惜，“袖珍小姐”容量有限。书们来家，只好散兵游勇般屈尊暂居。有人说我肚里有个图书馆，这是人家谬赞。这点自知之明，咱还是有的。

从一本书可以品味一个人的阅读心情，从书橱一角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阅读兴趣。“书橱一角”栏目即日起征稿，以文图的形式展示阅读故事，家庭书香。

征文要求：文字1000字以内，并提供与文章相关的三张书橱背景清晰照片备选。

投稿邮箱：qlbook@163.com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乡思三部曲”《大水》《棉花树》《残荷》陈占敏 著 作家出版社



《心灵侦探城塚翡翠》[日]相泽沙呼 著 罗亚星 译 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